

浅析鲁迅小说《伤逝》中子君和涓生人物形象

裴春宝

(武警警官学院)

摘要:《伤逝》作为鲁迅唯一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一直以来备受人们关注。它不仅描绘了在“五四”新浪潮的冲击下,青年们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新风向,更鲜明地提出了“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的深刻结论。文章采用比较的方法,从思想和性格两方面分析了他们的人物形象,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他们爱情悲剧的社会成因及个人原因。

关键词:《伤逝》;子君;涓生;人物形象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1]。一九二五年十月,鲁迅创作了直接反映青年知识分子恋爱婚姻问题的短篇小说《伤逝》,这也是鲁迅先生唯一一部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小说以主人公涓生哀惋悲愤的内心独白的方式,讲述了他和子君弄破封建势力的重重阻碍,追求婚姻自主建立起了一个温馨的家庭,但不久爱情归于失败,最终以一“伤”一“逝”结局的故事。

一、子君人物形象分析

子君是一个接受了“五四”时期个性解放思想的新女性。她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反对封建势力对她恋爱、婚姻的干涉、束缚。因而,庄严地对涓生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并不惜和封建旧家庭闹翻,毫不理会“老东西”、“小东西”和路人的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坦然如入无人之境”,和涓生自由恋爱并建立起小家庭。可当她得到涓生的爱情之后,就以为找到了幸福,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于是,不再读书,不再思想。她是个人主义的忠实的维护者,她的全部希望只在于操劳家务以维持现有的“安宁和幸福”。因此,《伤逝》中的子君其实是以两副面孔出现在读者面前的。一个是会馆时期的子君——我们也不妨把她称作恋爱时期的子君。这个子君在小说中是一个新女性的形象,果敢,有知识,有主见。而吉兆胡同时期的子君——即同居时期的子君——却是一个旧女性的形象,怯弱和无知。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与“我真不料这样微细的小事情,竟会给坚决的、无畏的子君以这么显著的变化。”深刻地反映出子君的转变,从原来那个勇敢和坚强的子君变得如此的软弱。一切都是因为她自身性格弱点和传统的思想在她的心中打下的深深的烙印。但是,子君毕竟是那个沉滞的社会中的一个觉醒者,她喊出了数千年来女性不敢喊出的声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一点令所有的人都很受鼓舞。

《伤逝》中的子君虽然在与涓生同居后沉溺于养小油鸡,喂“阿随”。然而她当初毕竟是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并勇敢地与家庭决裂。她是满怀着一颗爱的心来对待涓生的。爱情的消亡不是她的责任,甚至也不能说是涓生的责任。“残酷的现实,黑暗的封建势力,逼死了涓生和子君的爱,但召唤他们的那些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的‘新理想’,也从男女主人公的血肉淋漓的创伤里暴露了它们的欺骗性。它们毁灭了子君的爱,也杀害了涓生的理想。”

二、涓生人物形象分析

涓生是“五四”新思潮影响下具有某种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青年。他跟子君“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成了子君思想的启蒙者。他大胆地向子君求爱,而且爱得热烈纯真。为了爱情,当街上的行人投以讥笑、轻蔑的眼光,他即刻提起“骄傲和反抗”来支持,并且还跟朋友绝了交。

他是一个力图与个人主义决裂的觉醒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所以,我们应该肯定,他是醒了的。涓生生命的归宿,是一个从谎言世界里超脱出来,真实世界里苦闷徘徊了一阵之后,又终于在现实生活所给予的苦痛之中重新回到谎言世界里去的人,绝不是一个勇敢、坚定的探索者和革命者。自然,涓生的路,也只能是作者最终所要否定的路。毫无疑问,无论是于家庭还是于社会,他都必然成为一个悲剧人物。究其悲剧性,一方面,表现在和子君的爱情的毁灭,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他和个人主义决裂的不彻底。他爱子君,这是事实,但只在先前。先前,子君和涓生一样,都是醒了的人,醒了的人是不会与熟睡中的人为友的,所以他们彼此的爱应该说是真诚的,直到他们一同私奔,到吉兆胡同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以后,他们的感情才逐渐起了变化。

涓生这个形象,在强大的黑暗势力压迫下,怯懦、自私、逃避、动摇妥协、改变初衷、消沉颓废,正是这些致命弱点,给他自己和他人制造着空虚的怪圈^[2]。生活的教训不能说不够严重,然而他离醒悟还差得太远,他的“悔恨与悲哀”太不透彻,等待他的还将是失败,是生活给他的更惨痛的教训。生活是实在的、美好的,人活着唯有面对,积极地面对,这里面才有自主与开路的欣喜,才有“我”。否则,只能随波逐流,被命运玩弄于股掌之间。

三、结语

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故事从激烈到平淡,最后彻底破灭,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黑暗的社会制度和吃人的封建礼教。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是黑暗的封建制度已经灭亡,但是文明的民主的新社会尚未建立,各种思潮共存。作为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涓生和子君也和其他进步青年一样受西方一些进步的民主思想的影响,他们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文学,他们不顾一切世俗的偏见和责难,勇敢地追求个性解放,追求恋爱自由,甚至成功同居,唱出了个性解放的最强音。但这毕竟是在中国,统治长达几个世纪的封建专制制度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因此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注定会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另外,结婚后他们经济上的困顿,也是造成他们婚姻破裂的一个客观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涓生和子君性格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涓生的自私、怯懦和不负责任,子君的封建纲常思想和女人天生的依赖思想都注定了他们的婚姻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小说通过涓生、子君始以争取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终却落到悲剧结局的描写,反映了个人和社会的冲突:离开整个社会的解放,个性的解放和婚姻自主是无法实现的。通过小说可以看出,鲁迅对个性解放的反封建意义,是予以充分肯定的,但同时也敏锐地发现隐藏在恋爱婚姻自由背后的危机,因此发出了“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的呐喊。

参考文献:

- [1] 被书写者的命运——从子君形象看《伤逝》对书写行为的反思.孙慈珊.新文学评论.2019(06).
- [2] 《伤逝》中涓生的人物形象分析.曹欣颖.古今文苑.2021(06).
- [3] 伤逝[M].上海青年出版社.鲁迅著.2004.